當巫士遇見人類學家

葉珠紅

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yehjung2002@yahoo.com.tw

壹、前言

墨西哥地區的古代民族，其「奧秘」的接受者與保存者，被稱為「特爾提克」(Toltec)，第二十七代的領導者唐望，在重視心靈環保、心靈救濟的七十年代，提供了一條一般人很難相信，而有心人願意嘗試去相信，並予以實踐的自我覺醒之路。時代週刊於一九七三年三月，以封面專題報導卡斯塔尼達的故事¹，把他追隨巫士唐望，以及學習巫術的過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加以討論；一九七三年所造成的「唐望旋風」，直到今天仍在世界各地蔓延，從譯者於一九九八年二月²，在洛杉磯參加由卡斯塔尼達與唐望其他三位女門徒所舉辦的研習會³，研習會名稱為 Tensigrity 的訓練，是 Tense (強烈) 與 integrity (堅實) 二字的組合，此為建築工程的用語，意為「結構強度」，譯者尚未有適當的翻譯。這種訓練據譯者透露：他們(卡斯塔尼達與唐望其他三位女門徒)宣稱能使人在知覺上得到自由，能帶來青春與活力，能直接體驗到能量的流動；該研習會，兩天一場，有上千個從世界各地，肯花二百七十五美金的人們，不管是企圖與無限白頭偕老，或是與意識愛戀無盡，均可以想見卡斯塔尼達的「唐望世界」，對一般人的誘惑力非同小可。

貳、進入未知的領航者

¹有關卡羅斯·卡斯塔尼達向唐望學習的系列著作如下：《巫士唐望的教誨》(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 A Yaqui Way of Knowledge) 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公司，1998年。《解離的真實——與巫士唐望的對話》(A SEPARATE REALITY Further Conversations with Don Juan) 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巫士唐望的世界》(原譯《新世界之旅》)(JOURNEY TO IXTLAN) 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力量的傳奇》(Tales of Power) (台北：方智出版社，1996年。《巫士的傳承》(The Second Ring Power) 台北：方智出版社，1997年。《老鷹的贈予》(The Eagle's Gift) 台北：方智出版社，1997年。《內在的火焰》(The Fire from Within) 台北：方智出版社，1997年。《寂靜的知識》(The Power of Silence) 台北：方智出版社，1996年。《做夢的藝術》(The art of dreaming) 台北：方智出版社，1995年。《戰士旅行者：巫士唐望的最終指引》(The Active Side of Infinity) 台北：方智出版社，2000年。下文所引均只註明書名及頁數。

²譯者魯宓，從事藝術創作，遊學歐美，翻譯一系列唐望書是他閒暇時的熱愛。譯者在1998年2月參加研習會，卡羅斯·卡斯塔尼達於4月去世，消息在6月才公布。。

當一個普通人準備好時，力量會提供一個老師給他，於是他成為一個門徒。

當一個門徒準備好時，力量會提供給他一個恩人，於是他成為一個巫士。³

一、唐望與唐哲那羅

一九六一年夏天，卡羅斯·卡斯塔尼達（Carlos Castaneda）就讀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人類學系，研究「美州印第安文化藥用植物」。在搜集論文資料的過程中，透過朋友認識一位七十歲來自墨西哥索諾拉省（Sonora）的亞奎族（Yaqui）巫士——唐望·馬特斯（Don Juan Matus）。⁴

一九六一年六月，唐望決定收卡斯塔尼達為門徒，時常跑墨西哥找唐望的卡斯塔尼達，生活起居大異常人，連剛結婚的老婆都跟人跑了，最後因沒錢繳學費而被迫休學，精神幾乎崩潰，一九六五年十月之後，卡斯塔尼達自己中斷了兩年的學習⁵，後來，唐望教導他認識了古代墨西哥巫士的「認知系統」。「認知系統」是指負責日常生活意識的種種過程，包括了記憶、經驗、知覺，以及言語系統的專精使用。古代墨西哥巫士的「認知系統」，是中斷感官資訊的詮釋系統，直接知覺到能量在宇宙的流動，能把人類「看見」而成一團能量場，與宇宙中一團無法想像的龐大能量聚合有個別的連接。⁶唐望的教導使卡斯塔尼達這個非印第安人，成為該傳承的最後一位巫士團體的領導者，共花了十三年的時間。

住在唐望家附近的人都稱唐望為「巫魯荷」（brujo）⁷，西班牙文指的是懂醫術的人、治療師、巫士或法師，是指擁有力量，通常是邪惡力量的人；唐望提及他的老師時，使用的字眼是

³ 《力量的傳奇》，頁 224。

⁴ 一八九一年唐望出生於墨西哥西南部，一九二一年，他的家人和成千上萬的索諾拉印第安人，被墨西哥政府驅逐到墨西哥中部，一九四一年以前，唐望一直生活在墨西哥中部及南部。參見《巫士唐望的教誨》，頁 40。

⁵ 《解離的真實——與巫士唐望的對話 序》 頁 9。

⁶ 《巫士唐望的教誨》，頁 11。

⁷ 《巫士唐望的教誨》，頁 35。

「地阿布羅」(diablero)⁸，指實施黑巫術的邪惡人物，有能力把自己變成動物，一隻鳥、一隻狗、一隻狼，或其他任何生物。「巫魯荷」與「地阿布羅」都是「特爾提克」時代的巫士⁹，到唐望已是第二十七代；巫士團體的領導者稱為 nagual¹⁰，在南美神話中的解釋是：具有某種神秘力量的精靈或守護神，多半令人敬畏；具有雙重意義：在抽象上象徵力量、真理、最終的不可知；而在具象上則代表巫士團體的領導者。唐望曾經表示他的目標是：「教人如何成為一個智者」，他的知識中也包含著成為「地阿布羅」的做法，是古代巫士統治地球（七千年前到三千年前）所遺留下來的偉大成就之一。

卡斯塔尼達的另一位老師——唐哲那羅 佛瑞斯 (Don Genaro Flores)，是來自於墨西哥中部馬札提克族 (Mazatec) 的印第安人，卡斯塔尼達稱他為「恩人」，唐哲那羅在唐望的眼中是「世上最完美的戰士」，唐哲那羅是「做夢」的大師，夢中行動的次數之多，與日常的生活行動不相上下，經常用他的替身向卡斯塔尼達展現「地阿布羅」，經常把卡斯塔尼達嚇得目瞪口呆，唐哲那羅之所以被唐望認為是「世上最完美的戰士」，是因為唐哲那羅移動「聚合點」(assemblage point) 的能力已臻化境。¹¹

古代的巫士能「看見」人類的能量，明亮得像顆巨大的蛋，巫士稱之為「明晰之蛋」。隨著時代的改變，現代的巫士只偶爾看到像蛋形的人(唐望推想這種人也許比較接近古代的人)，大部份人的能量，小到呈現球形或碑形。「聚合點」是在明晰球體中(比人體大很多，像個「繭」)，一處極明亮的圓點，像網球般大小，嵌在明晰球體內部，表面平貼，位置約在肩膀的高度，離背部約一臂之遙。古代巫士「看見」無數的宇宙明亮纖維穿過明晰球體，其中只有少數穿過聚合點，他們「看見」所有的生物都有這樣的亮點，歸納出人類所有的「知覺」，必然都發生在那個明晰點上，「聚合點」的移動越大，行為的改變也越不尋常。

⁸ 《巫士唐望的教誨》，頁 36。

⁹ 在人類學上，特爾提克是中南美洲那華族 (Nahuatl) 語系的文化，時間上要早於阿茲提克民族 (Aztec)，在西班牙人征服前便滅絕了。《巫士的傳承》，頁 211。

¹⁰ 為了避免以詞限意，原書作者保留其西班牙文不加音譯，譯者亦然。《老鷹的贈予》，頁 19。

¹¹ 《做夢的藝術》，頁 20~21。

唐哲那羅移動「聚合點」的能力，以現代人的說法，就是能夠輕易的「變身」，身為卡斯塔尼達的「恩人」，唐哲那羅對於卡斯塔尼達人格上的影響，並不下於他的老師唐望，不管「老師」或「恩人」，其本身都必須是完美的戰士，也就是「智者」，唐望對智者的定義是：一個人能夠誠心追隨學習的艱苦，能不莽撞 不畏縮，盡自己全力去解開個人力量的奧秘¹²，如此的「智者」，才能去嘗試分裂一個人（他的門徒），打擊他「無能的理性」。¹³唐哲那羅是溫暖甜蜜而且滑稽；唐望是冷漠直接富有權威¹⁴，兩人都是可以同時身現兩地的「特爾提克」，都是 nagual（具有變身能力的巫士、巫士團體的領導者）。

二、卡羅斯 卡斯塔尼達（1925~1998）

卡斯塔尼達在一九五一年從祕魯移民到美國時已年過三十¹⁵，在祕魯學的是藝術，到美國做不成藝術家，改變主意想當老師，一九五九年申請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就讀。他為論文找尋資料時，可以用流利的西班牙語和原住民溝通，在進行田野調查時認識了唐望，一九六一年成為唐望的門徒，一九六八年出版了他的論文——《巫士唐望的教誨》，該論文採現象學手法，忠實的報導服用知覺轉變性植物後的各種實況，在當時知識份子潛心於迷幻藥物的實驗，尋找正確使用迷幻藥物的途徑，卡斯塔尼達的研究主題——美州印第安文化藥用植物，可算是歪打誤撞，喚醒美國文化對原住民的一點良知。唐望的知覺轉變性植物是不得已且次要的手段，隱藏於背後的豐富而神秘的印第安傳統智慧，才是《巫士唐望的教誨》一書的大賣點。

卡斯塔尼達把《巫士唐望的教誨》給唐望過目，唐望毫無興趣，對卡斯塔尼達自動中斷了兩年的學習也不在意。一九七一年卡斯塔尼達出版他的第二本書——《解離的真實——與巫士唐望的對話》，放棄刻板的學術分析，著重於唐望的傳授以及他個人的感受，仍是一本「現象學」的手法，不帶任何評論。此時的卡斯塔尼達已不需依賴知覺轉變植物來擴大他對世界的知覺，

¹² 《巫士唐望的世界》，頁 258。

¹³ 《力量的傳奇》，頁 238、243。

¹⁴ 《力量的傳奇》，頁 328。

¹⁵ 卡斯塔尼達「年幼時與父母移民到美國」，是卡斯塔尼達自己的說法，實際記錄顯示他到美國是 1951 年（26 歲）。

他轉而回想起唐望對他人格改變的要求（當初因為與研究主題無關而被忽略），加上他的新心得，一九七二年出版他的第三本書——《巫士唐望的世界》，書中否認了他以往認為的，巫士世界只存在於被知覺改變的狀態中，真正的日常世界（或巫術世界），只是一種不知不覺學來，並一直以思想加以維持的慣性反應，要打破這種慣性，就必須從自身行為及基本的生活態度入手。¹⁶此後，卡斯塔尼達以巫術門徒及人類學家的雙重身份，每隔幾年就出版一本報導性的書，至一九九三年已出版了九本有關他個人學習巫術的書。¹⁷

一九九八年四月卡斯塔尼達去世，三十多年的巫術生涯，時代週刊的名人訃聞欄的標題是：「卡羅斯 卡斯塔尼達，死亡。」內容：「據說出生於一九二六年，被描黑的人類學家，或極負原創力的小說家，視人們是否把他的巫術門徒生涯當真而定，四月底因肝疾病逝於洛杉磯。」¹⁸身為 nagual 的卡斯塔尼達，從未讓媒體捕捉到他的照片，他終其一生未能如唐望及唐哲那羅一樣進入「無限」，成為不死的生物，這不免使讀者懷疑：三十多年的巫術生涯未能使他的明晰體如蛋形的個中原因何在？是未能擁有「戰士」與生俱來的，特有的四個明晰區域？（據唐望所言，卡斯塔尼達只有三個。）抑或有能力產生「替身」的卡斯塔尼達，仍未失去「人類形象」（未失去自我重要感）？

參、唐望的巫士世界

真正的神秘是知覺。不是我們去知覺什麼，而是什麼使我們知覺。 - - 唐望

一、潛獵的藝術

古代巫士把對於超乎正常世界之外的一致性與一貫性的追求，統稱為知覺的「潛獵」。一致性指的是全人類的聚合點都固定在同樣的位置上，一貫性是指去知覺存在於聚合點上的世界。¹⁹唐望說古代巫士看見小孩的聚合點時常浮動，能自由的改變位置，因此認為聚合點的習慣位置

¹⁶參見譯者序，追尋自主的生命力量，《巫士唐望的教誨》，頁 18~21。

¹⁷詳見註 1。

¹⁸譯者序，卡斯塔尼達之死，《解離的真實——與巫士唐望的對話》，頁 7。

¹⁹《做夢的藝術》，頁 94~96。

是由後天的習慣造成而非與生俱來。因為成人「固定」的聚合點的位置所造成的特定知覺方式，成為詮釋感官訊息的系統，而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必須要努力調整「知覺」（聚合點的固定）來配合系統（所見、所聞）的要求；古代巫士確信要使平常人轉變成巫士，必須要反抗已經「約定俗成」的感官經驗，直接去知覺能量，這就是「潛獵的藝術」，亦即對於行為的控制，其步驟為：無情、機警、耐心及體貼；心境上要無情而迷人，機警而善良，耐心而主動，體貼而致命。唐望認為女人是天生的潛獵者，男人只有在作女人的裝扮下，才能真正學會「潛獵的藝術」²⁰，其別稱有「隱匿的藝術」、「控制下的愚行」，是用來隔離一切事務，同時又維持於一切事務的核心中的一種「欺敵藝術」，由被西班牙人征服時期的看見者所發展出來的潛獵策略，包括了六個相互影響的元素，其中五個被稱為戰士的特徵：控制、紀律、忍耐、適時（以上均用於已知的世界）以及意願（用於未知的世界），第六個是來自戰士本身以外的「小暴君」，一個有力量控制戰士生死，或只是騷擾戰士分心的人——一個對於已知世界的濫用者。²¹

潛獵是巫士最困難的行為之一（因為要具有道德與美感，才能產生與個人無關的超然目標），首要原則當然要先潛獵自己——潛獵自己的弱點，包括各種貪、瞋、癡、慢、疑；而最神秘的「潛獵者的被潛獵」，則意味著刻意地從無機生物的領域中，吸取能量來實行一項巫術的任務——一趟用意識來做為媒介的能量旅行，衝破知覺的界限（霧牆），前往宇宙的邊緣。利用聚合點的激烈移動來儲存知識，先要停頓自己的內在對話，之後產生的動力，停留在經驗發生時的相同聚合點位置時，會重新經歷整個經驗，這種回憶，能喚回儲存於聚合點運動中的所有資料，一小時之內經歷一輩子的生命，這種「生命回顧」，是戰士重新分配安排能量的最大力量。

二、做夢注意力

第二注意力是對所有世界的覺察，做夢注意力是對夢的覺察。在夢中，唐望認為存在著真實的能量交換，會有外來的陌生力量進入我們的夢中，意識經由做夢進入其他領域，其他領域也會派「斥候」進入我們的夢中；「斥候」是一種外來的陌生能量，一般人會在

²⁰ 《做夢的藝術》，頁 93~94。

²¹ 《內在的火焰》，頁 38~41。

夢醒之後將它解釋為熟悉的或陌生的事物，它們有時候會物質化地出現在日常世界中、在我們眼前。大多時候則是以隱形的方式，一種身體上的震動，像是一陣發自骨髓的寒顫來顯示它們的存在，古代巫士稱為「同盟」，現代看見者稱為「無機生物」。²²

當一個人夢見自己在睡覺時，就是「替身」(另一個自己)出現的時候。做夢注意力的培養包括找出一個「力量之處」，而在夢中要不斷的回到該處；以及在夢中要「找到自己的手」並加以凝視；另外還有製作一條力量之物——頭帶(也可以是帽子或頭巾)，如此大做強烈而生動的夢，目的只為了要移動聚合點，夢出替身。古代巫士從對人類能量的波動，看見了：

在平常的夢中，聚合點變得很容易會自己移動到明晰球體表面或內部新的位置上，聚合點可以被移動到明晰球體的外部，進入宇宙能量的纖維中，藉著紀律訓練，有可能在睡眠及平常的夢中，培養並實行一種有系統移動聚合點的能力。²³

替身就是做夢者身體的完美複製，是明晰生物的能量，一種白色的虛幻放射，由第二注意力造成的立體影像，像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樣的真實，第二注意力會把能量轉變成其他東西，最容易的做法是變成身體的影像，因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早就用第一注意力完全熟悉了自己的身體，把能量轉變成任何可能的事物的力量被稱為「意願」，也就是：明晰生物可以經由「意願」轉變為任何事物²⁴，別稱為「做夢體」或另一個「明亮的自己」，至此已達做夢的第三道關口。

唐望說宇宙中所有流動的能量都有入口和出口，而在做夢中共有七道入口，感覺上像是障礙。²⁵有關作夢的全部七道入口的描述，在所有有關唐望的書中可惜沒有完整的描述；宇宙中流動能量的入口和出口，是通往異次元的時空隧道，即佛經上所謂的須彌世界，有點類似於物理學家所研究的「蟲洞」，是連接兩個世界的橋樑，形似沙漏，兩端開口，中呈腰鼓狀，為人間所

²² 《做夢的藝術》，頁 44、64。

²³ 《做夢的藝術》，頁 34。

²⁴ 《老鷹的贈予》，頁 39。

²⁵ 《做夢的藝術》，頁 37。

在，往上朝四次元的天界，往下朝四次元的地獄界。²⁶唐望說：「一旦學會夢出替身，就會明白其實是替身夢出了自我。」²⁷，有趣的是：「莊周夢蝶」的「蝶」，在卡斯塔尼達的經驗中，「蝶」曾經是個「同盟」（另外還有「蛾」），不由得使人揣想「莊周夢蝶」的人蝶難分，除了顯示莊子是個做夢大師外，還是個挑戰無限的戰士：

當一個戰士達成了做夢與看見，並發展出替身時，他一定也成功的抹去個人歷史、自我重要感，及生活中的習慣性。²⁸

唐望說，不帶有意識的做夢體，女人較堅強，男人則較有占有慾。進入做夢的方法是集中注意力於腹部上方接近胸骨的頂端，而在夢中尋找（例如找自己的手）與行動的能量，則源自於肚臍下方一兩吋的地方（子宮）。²⁹唐望書中的傑出女門徒拉葛達，回憶唐望曾用鉛塊及鵝卵石放在她腹部上，使她最後「失去了人類形像」；卡斯塔尼達描述他「失去了人類形像」：一股帶有重量的壓力從頭 - 喉嚨 - 胸部 - 胃部 - 生殖器 - 腿 - 腳，最後離開身體，是一種「陌生的疏離感」、「無思其餘一切的能力」、「沒有任何形式的期望」的戰士的概念——超然。³⁰卡斯塔尼達也多次說：「子宮是女人的第二個頭腦」，此或許說明了女性在巫術上占有優勢。

肆、結語

唐望本人是否真的存在，一直是許多學者爭議的焦點，以及考證者的下手之處，除了卡斯塔尼達及其他三位有人類學博士學位的女門徒之外，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唐望的存在。³¹時代週刊的記者曾花了一番工夫調查卡斯塔尼達的個人歷史，在發現大有出入而跟卡斯塔尼達當面對質時，卡斯塔尼達毫不在意的回答：

²⁶參見楊憲東，《大破譯 靈界通訊網路 與靈界溝通的科學方法》（台北：宇河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86。

²⁷《力量的傳奇》，頁103。

²⁸《力量的傳奇》，頁68。

²⁹《老鷹的贈予》，頁164~165。

³⁰《老鷹的贈予》，頁138~139。

³¹譯者序，卡斯塔尼達之死，《解離的真實——與巫士唐望的對話》，頁12。

要我用統計數字來證明我的過去，就像用科學來證明巫術一樣不可能。這把世界的奇妙都消除了，使我們都變成一個路碑。³²

卡斯塔尼達隱匿了二十多年，在死前不久才開始大張旗鼓的辦研習營，推廣唐望的教誨，展現即將消失的，「特爾提克」的奧秘，卡斯塔尼達也許是真的怕成為一個「路碑」。其實，卡斯塔尼達筆下的唐望，可以成為每個人心目中的「唐望」（智者的代表），在目前這個人慾橫流的年代。

操縱意識的能量來源所據為何，可惜在唐望書中並無明確說明，但無可否認的，唐望的哲理有老子的深邃、妙喻有莊子的天馬行空、有孔子因材施教的功力，他的 Nagual 生涯，除了卡斯塔尼達對他「無懈可擊」的報導外，身為印第安文化之外的人們，對於唐望書中的「巫術」——使人知覺到何謂真正的自由，以及對「完整」的追求方法³³，每一項均值得作專題研究。

³²譯者序，卡斯塔尼達之死，《解離的真實——與巫士唐望的對話》，頁 13。

³³《老鷹的贈予 序》，頁 9。